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二

寧宗

嘉定二年己巳春正月庚子詔條陳節用事

令內外有司條陳

丁巳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二月庚午黎州蠻蓄卜寇邊

蓄卜又犯良溪寨案宋史作良溪寨官軍與戰敗馬先一日軍正程伯雄引兵至安靜寨翊旦羌賊自聖婆城下引兵二千過河後軍統領王光世自前寨遣兵援之衆寡不敵皆為羌兵掩殺後二日壬申伯雄遣大兵千餘人拒敵西義勇陣于山下禁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陣于河濵布陣甫畢羌人已逼箭鐅皆無所施

賊先攻西義勇將官鞠忠引衆走陣遂亂禁軍義勇悉為所圍將軍曹适戰死賊乘勢逐官軍至寨下兵丁死者八十餘人後二日羌賊乃歸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府右軍準備將劉信將移屯兵三百往援合前後所遣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統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先世以所部四百還成都府五月癸丑張師古以義勇還六月癸亥馮興劉信以移屯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

移趙公庑通判崇慶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轄傅諤往黎州捍禦節制諸軍時安覯文丙新除制置大使乃以便宜命其子直秘閣通判眉州癸仲權黎州兼節制軍馬

壬午詔訪稱提楮幣之策

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三月己酉詔民以減會子之價籍沒家財者有司立還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

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

犯左執法

三月丙申雨雹

庚申恤流民

命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夏四月蝗

乙丑詔諸路監司督州縣捕之

戊辰汰濠州忠義人歸農（案民兵之汰汝廬濠三州不止濠州也）

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衆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緡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汰遣先是邱崈為江淮制置大使已汰雄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澹繼之次第散遣至是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

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
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
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
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
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翦體
國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翦特遷一官權知濠州
其年六月辛丣京湖制置使李大性亦言昨有刱招
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縻費廪給已分

委官屬前往放散開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弊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刼滋起言者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為盜耳請罷翦攝郡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為盜於是命每郡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辛未詔條明堂冗費

詔有司條上
都城疫
先是三月壬戌出內庫錢十萬緡為行在貧民棺櫕
費至是甲申又賜行在諸軍死者棺錢
戊子賜楊震仲謚
曰節愍案本紀震仲之謚曰節毅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右丞相
旱

丁酉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羅日愿謀為變磔於市

羅日愿者江西人閑禧用兵以策干韓侂胄借補至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胄既誅其黨閩人劉鐸為浙西提刑司檢法官坐口語送大理其詞頗連日愿朝廷恐其枝蔓不復治第流鐸於湖南日愿不自安且鬱鬱不得志寓居臨安之沙皮巷交結惡少是年春二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日愿謂主宮庭及

大臣有咎遂與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濟趙珉等合謀以收黑風峒為名聚衆為變約侯史丞相過江日令步軍司前軍揀汰軍校張興等藏匿亡命千人於舟中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舉火為號三路簇刀併上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擁三衙軍直水門突入大内殺内侍王俞張延慶等四人刼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為樞密使濟為參知政事濟士族珉歸正人俞大閹延慶内侍也楊

明者在御前伴射主率伴射官為內應而樞密院効用士皇甫威臨安府府學生黄萬頃班直王麟御龍骨朶直戴顯等各為日愿糾合徒衆部分已定有守闕進勇副尉景德常者普州人以策干京湖宣撫司奏補副尉至是在臨安三月丙申日愿令濟珉邀德常共泛西湖至臙脂嶺以所議告之且許事成以為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既而濟中悔遣同謀臨安府學生黄君疇告其事不能達進武校尉殿前司選鋒

軍訓練官黄冲知日愿所謀欲殺之而未果德常乃
投匭上變黄由時知紹興府亦言其事下大理議者
欲掩覆其事於告變元狀不復付出侍御史陳晦連
疏論之獄成五月戊戌夜詔日愿凌遲處斬珉興威
萬頃麟顯並斬罷役人李澤進勇副尉俣顯忠有蔭
人陳儷僧劉洪現百姓曷仲亮進義副尉殿前司訓
練官程銳並坐知情不告各決重杖處死已亥刑於
市庚子詔濟君疇沖各貸死濟配瓊州君疇循州沖

廣州臨安府學生范仲䕫坐知情不告配新州日愿弟千二南恩州當直人唐佐容州自齊以下並杖脊刺配土牢日愿妻張杖脊送封州土牢編管日愿男蘇僧以年幼免決刺送吉陽軍收管右相時方辭起復又别奏待罪具言陛下昨誅鉏元惡臣獲密贊英斷故其餘黨切齒執政雷孝友等亦以能薄望輕不足鎮服姦慝上章引咎皆優詔答之乙亥詔德常補武德郎賜錢三千緡白金五百兩同告人賈昂補武

翼郎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昂為臨安府兵馬鈐轄德常為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或有詿誤誘脅人未發覺到官吏不追究令尚書省降黄榜曉諭時武安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憂死遂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為威武軍承宣使代掌殿巖四年六月有武臣陳大節吳仲哲者言日愿為伍胥報仇非大丈夫樞密院使臣白彦通聞而告之大節坐編管泉州仲哲編

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

辛丑命州縣捕之乙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

蝗

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癸丑詔以戶口為殿最

諸路監司速决滯獄乙酉復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廣豐稔諸州糴運以給行在仍償其費七月癸巳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五條乙未詔凶荒州縣七歲以下聽異姓収養著為令己亥蠲信陽軍荊門軍漢陽軍民賦壬寅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六月辛卯汰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語附見四月戊辰下

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

聽兩淮諸州民行使

乙丑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

罷宣撫司　開禧末江淮用兵起邱崈守金陵留鑰

崈嘗以簽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乃

沿故事命崈為大使崈召以何澹代之澹始兼江東

安撫俄申命兼大使如崈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

安丙為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丙恩數視執政

故加大字先是程松趙雄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為制置使趙彦逾得執政恩例亦然今朔加大字蓋用澹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安公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初程松既遁歸繳還宣撫制置二印朝廷以一皮筒遞付楊輔時安丙為宣撫副使以副使印嘗為吳曦所用慊之繳賞庫有吳璘宣撫使印乃取用焉及輔改除制置使而宣撫印寄収成都官庫丙檄取之輔答

以貴司自有副使印乃止至是丙改除制置大使檄吳獵留制置印自用而以大使印送於丙於是二司行事紛然獵審於朝有旨制置司事務併歸大使司宣撫司事務歸安撫司獵對曰諸公獨不能為吾數月地邪乃更稱四川安撫使及黄疇若入境獵又携制置使印至嘉定然後以送疇若其後言者劾獵狠愎慢令蓋指此耳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為都統制是秋王大才始

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揩揖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後因何九齡事大才以悖語至大使司詳具嘉定七年正月本條下

甲戌冊皇太子

丁丑皇太子謁太廟議者以太子名幬字遠被甲申又更名詢（案本紀太子更名在戊寅）自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賔客盖用天禧間故事

己卯黎州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饑民

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内舍生

十員

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廂禁軍案本紀補廂軍在丁卯

命制置使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

放散人聚而為盜故也
己丑減房廊白地錢
公私並裁減十之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朔張林等謀作亂不克
林為沔州統制謀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州覊管
甲午修浙西水利
詔監司募饑民為之
乙未雪

以歲飢罷宴

是月郴州黑風峒冦李元礪作亂　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荆鄂江池大軍討之

丙辰徐邦憲罷

免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復用士人徐邦憲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羣攫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御晦等全臺上章論守臣區處無策邦

憲亟白免章四上詔免無知臨安府而命趙師𢍰以
兵部尚書代之蓋邦憲尹京亦纔五十四日也師𢍰
時以雜學士居吳門方具辭免學士綦行之當草荅
詔奏言師𢍰之為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四典
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遂止居
數日命復下乃出行之外祠而留直院元剛草荅詔
焉師𢍰燕王宮宗子也曾祖嘉國公令晙與蘇黄諸
人游父伯驌少有寵於德壽宫出入中禁待以家人

禮乾道末將命出疆淳熈中擢為部使者積官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師羿第進士頗有吏才累更繁劇遭論罷自慶元迄於嘉定之初四典京邑皆以材選然多不過踰年近或數月輙復罷去臨安以宦者為承受府尹及奉之又事干宫禁非與北司深交則不能得其要領故必健吏乃克為之李壽翁嘗白大臣無所用乎承受而勢不得行盖積習已久非一朝所能革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

曰忠襄

甲子官軍與黎州蠻戰大敗

四川制置大使司統領官董炤等渡河與彌羌戰先是大使司命炤與統領官傅順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安大使之子節制癸仲將至黎預檄本州令備船筏乾餱為深入之計至則遣實往安靜相視山川形勢以為蓄卜之硐去大渡河甫三十里入

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自謂無不一當十者故鋭欲
渡先旬日節制至軍大犒士衆命熠統飛虎軍實統
禁軍及沿河諸寨土丁合千三百人以昧爽涉河分
為三部山高箐深路險雪積蠻又於高山要害之處
起立石堋以俟官軍官軍或為所壓既而蠻大呼突
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縱獵狗而隨之盡為所掩
西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丁又倍之日暮熠先遁歸
實為蠻所圍數日乃得脱繼而禁兵土丁亦有竄歸

者節制復還黎州炤留守安静吳獵時已罷制置猶未行乃揭榜黎州戒以不得輕舉傷國威重獵嘗已薦公庇故其敗事不以聞會大旱詔近臣條闕政許成子時為禮部侍郎因論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按劾不加務存大體無怪乎上干陰陽之和如此其極也疏入公庇降二官放罷朝廷方議擇守會聞大使司已遣官節制乃亟命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彦知黎州節制軍馬用金字牌遞遣行其年十二月甲

申也於是節制自舊寨歸留統領官傅順董熠軍正

程伯雄在後寨捍敵

已巳賜朱熹謚曰文

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中劉彌正覆

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

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哉其議畧曰六經聖人載

道之文也孔氏没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

文以是未墜漢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涉隋唐間

詔兩淮荆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為殿最

甲寅拘田舊會案食貨志是年以會子數多稱提無策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餘萬貫十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此云明年春第十界方滿與史異

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尚書曾㬇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為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鬻爵及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

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奪案奪當作套據志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乳香

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三曰出賣告勅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四曰左右選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五曰封贈冠帔勅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案宋志是時詔發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千貫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未賣告勅錢兩項計一千四

百一十萬餘緡九日臣僚奏薦綾紙錢未見數後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盡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　九月癸丑命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旱

已未詔羣臣上封事庚申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癸亥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麻豆毋督其租詔臺省及

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其文近道盖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

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
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
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
文
乙亥詔諸州毋羅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

關外諸將私役諸軍

關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因食貧而為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家子欽是歲知金州遇歲杪有軍士夜揭民居之楮鏹者為廂巡所縛子欽怪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盖其壁壘在崇岡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

萊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遂以足食乃知屯田誠為大利要在使其樂為之耳

嘉定三年庚午春正月甲辰詔招諭羣盜

詔曰朕以眇躬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奸臣妄開邊釁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不加卹使吾赤子皆轉徙而無依而彼奸民因誘脅以為暴靜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淮楚兩郡之間遠則

江湖數邑之地生齒遭其蹂躪室廬致於毀焚惕若興懐爲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寛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儻復舊業即爲良民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蘇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衡郴吉州南安等處盗賊惟捕渠魁外其餘脅從並行原貸許以自新

詔戒監司守令

詔曰歳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廪日夕惴惴惟恐賑卹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憂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未副朕志其能按察而無拘攣歛撫字而無刻剥歛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恐為盜賊之歸也繼自今以體國為心以舉職為能旌褒遴擢朕不汝靳其或縁奸作邪營私自豐俾上德壅於下下怨叢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渝毋忽

丙午雨土

癸丑雷

二月辛酉黎州蠻復寇邉

羌人自良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炤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炤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衆已疲矣西漢地土丁知賊飢困欲馳下勦之炤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進會日暮炤移泊董地寨夜羌人秉燭過船

若將遁者而滅炬載兵以來詰朝再戰賊兵數倍炤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彦至州視事安癸仲還眉州又十日總管馮興以制置大使司之命部西兵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揀丁二千義勇二百德彦至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為揀丁餘四千二十九為行丁又增招義勇二百人月增支米三斗醬菜錢一千通舊為錢八引西南極邊六寨董地相嶺新舊安靜聖婆城艮

溪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烟瘴戍者憚之德彥因命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戍六寨罷飛山義勇之更戍者三百人減中右軍更戍者之糧而以其錢為增兵之費報可是年八月癸酉也時沉黎賦入至薄總領所歲以蒲井鹽千八百桶贍之軍所需皆仰給於邛雅乾道癸巳邊隙一開始以州鎮火牌戶及沿路居民遞運四千石上邊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入寇郡始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蓄

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遠近之民俱懼其擾矣

丁夘配籍贓吏

前知崑山縣徐提之縣丞范大雅犯贓刺面配英德

府賔州仍籍其家

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

三月巳亥又命曹彦約知潭州恊力督捕先是去年

十二月壬申徙焕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趙希懌為龍

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至是又遷寶謨閣待制知潭州

史彌堅為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而權工部侍郎王居安為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節制兩路軍馬三月已亥又以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曹彦約為直秘閣知潭州兼權轉運司事居安字簡卿黃巖人進士高第韓侂胄死之日自館職擢為諫官俄以事改起居郎又坐它累奪一官罷去江淮盜起復官知太平州除直龍圖提點浙西刑獄公事甚有風采乃召為工部侍郎使之平賊彦約字簡夫南康

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澧州未上會金入淮漢簡
夫攝守漢陽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提舉湖北常平
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方四出廣帥廖偰遏
其入嶺之路賊遂出没洪潭間頃之又移梅嶺摧鋒
軍擊賊者殲焉

三月丁酉蠲逋負

都城及荒歉諸州民間逋負悉蠲之

庚子賜彭龜年謚

曰忠肅

甲寅捕殺楚州賊首胡海

久雨

丙辰釋兩浙州縣繫囚四月乙丑決行在繫囚釋杖

以下

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収錢引

陳咸逢孺既収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鐵錢五百有

奇若闗外用銅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

大使安觀文丙患之是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震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逢孺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

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令措置與茶馬兩司収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収兑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檄至逢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未視事有御前軍四人直入吏舍縛都副吏三人以去逢孺慍即以印付屬官稱疾申大制

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宣司遣官刻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前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鐅其參議官毛璞等調護久之卒允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樁管度牒金銀對鐅餘以九十三界收兑又椾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松所增之數應

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葢二司之說並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秤虧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巳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却還令兌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半以三路鹽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選限将仕郎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計直者萬緡其半則以給賣沒官鹽

井舊民戶没官之井自建炎以來依坊場法召人投買除引息土産税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逢孺始從總領所榜賣給為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是大制司以為計司速於求售酬未當直再召入實封投買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舊引于官以充對鑿之數後潼川劉師文申明復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椿積金銀之富

又安能收此泛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嵗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掌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

游騎至韶石會江湖諸司言元礪請降而王簡卿未有所白乃少俟之既而簡卿言元礪降書侮嫚有甘罰錢之語賊既不能入廣復犯江西起復奉議郎知

吉州史定之彌堅兄子也當未至官時賊巳大作及是詔定之量易內地一等州郡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時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夫親與賊戰亦失利案本紀許俊劉元鼎曹彥約之敗俱在六月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

民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安集之　五月淮賊悉平

詔寬恤淮東殘破州縣

戊辰賑行在軍民

出内庫錢二十三萬緡

五月甲辰詔看詳封事

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督捕海寇

行下沿海諸州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

久雨

癸丑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十有九條

是月追贈朱熹官

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帝幸學以熹列于從祀

贈處士蔡元定官　案宋元通鑑在二年

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元定二子曰淵號節齋先生曰沉文公之高弟也號九峰先生沉有子曰抗號九軒能世其學擢第歷清顯終于參預天之昌蔡氏也至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核實軍籍

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欺冒者以贓論　王釜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為八萬九千人吳曦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覈實詭填虛額遂止　三路官并舊法令人承煎自

軍興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

大使司以爲未及價復賣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

激賞庫王釜以爲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計所負

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於朝釜之議遂格

秋七月辛卯禁增廣園田

癸卯定南班宗室員

為三十員

八月乙亥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嚴陛差將校法

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才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制 案四川總領舊屬宣撫節制

壬申雷

十一月癸巳賞楚州平賊功

乙巳議收浮鹽

遣朝士二人往兩浙路與提舉官議

是月李元礪廹贛州南安軍

朝廷以重賞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流民

江淮諸司嚴飭守令安集

戊午婁機罷

丙寅趙師羼罷

師羼免兼知臨安府軍器少監兼國子監司業陳武

免兼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民有因訟行賕者事連武學生柯子冲盧德宣（案師羿傳作盧宣德）府命付理院械繫之案上當贖銅七斤師羿為府尹書判各決竹篦二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為不可諸生乃陳詞于學官時曾準為武學博士劉靖之為武學諭二學官為備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諫院府尹伺知之乃委罪於司理參軍趙師𡘋對移錢塘丞兩推吏皆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行右學之士

遂詣都省投牒會史右相以所生母大祥給不入堂假一月執政出語頗抑士士愈不平復羣禀司業及學官學官往見二參預白之其詞皆支離而有忿意雷孝友有豈應為兩士人罷一尚書之語乃見右相右相亦謂不善平章激而至此於是監學以狀申都省乞施行既而累日不報武學生周源等遂空學赴監投牒繳納綾紙不肯歸齋其詞云竊聞韓魏公三朝之元老不押班朝儀之小節當時臺諫論之直以

為跋扈不臣楊和王再造勲臣為國招軍誤刺輦官
當時臺諫論之猶以為當與齧路馬者同誅今來趙
帥不經本監不申朝廷輙取天子之學生撻之公庭
之下斥之國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較之不
押班刺輦官之事輕重為何如況趙帥本權臣之死
黨奴事蘇周賄結貪相姦回駔儈暴虐貪殘實小人
之渠魁其視善類不啻氷炭當時譏之者曰姦邪誰
不附韓王師羃於中最不臧手拾慳錢謏寵婢身當

傳酒舞齋郎叩頭雅拜尊師旦晝膝為書薦自強更有一般人不齒也曾學狗吠村庄此皆小人之不屑為在彼乃甘心為之更化之後前日黨韓之人誅斥殆盡而斯人蹤跡詭秘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投拭而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或能辦事今既經年徒聞貪酷之聲殊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喉舌京兆四方之觀瞻彼方借叨非據偃然自大謂秦無人前此肆無忌憚特為天子結怨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為天子

結怨於士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甞具狀申監乞備申臺省又甞訴于朝省訴于臺諫待命數日杳不聞報源等竊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之竊惟祖宗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故而趙師不有朝廷不存學校履霜堅冰漸不可長紹聖報復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育之恩為國遠慮義激辭憤誓不苟生而欝勃之氣竟無所伸諸生見幾而作多已告假所存無幾源等

亦何面目復為天子學生所有勅給綾紙隨狀繳納其有未及將到者别狀申繳於是監學以諸生狀詞繳申臺省且併乞罷黜武學二學官又偕國子監丞孫祔博士林璟簿俞建正張方録虞萬太學博士姚師皐燏辛伯正宣繒録林垌俱詣宰執白之退即家居待命其月十四日乙酉也是日府尹稱疾乞告詔予五日丙戌太學之士亦詣監投牒其詞云竊惟祖宗建立學校幾三百年所以崇奬士類靡所不至中

與以來高宗孝宗尤切加意今有事關國體傳之四方殊駭觀聽如武士柯子冲盧德宣初無罪累而臨安府守臣以私意羅織鍛鍊令自誣服而又撻之公庭逐之國門之外始聞而疑之以為守臣雖横宜不至此已而信然乃求其説而不可得相與言曰撻辱一節曾申監司乎曰無之斥逐一事亦甞奏聞乎曰無之始為之大駭以為朝廷猶有紀綱臺諫猶有公論學校猶有師儒而守臣敢輙為此何也在學法生員

有過自有五等之規甚者乃始奏而行之然在祖宗盛時天涵地育護養廉恥士不幸罹于咎者蓋鮮惟曩歲權臣得志之初始斥逐忤已者五六人雖然猶未敢加以鞭撻也猶有待於畫旨也今守臣乃為權臣之所不敢為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右學諸生已訴之臺省且復相率而去矣竊謂文武雖分而道則同學校雖二而體則一是用不避誅責冒犯申稟伏乞備申朝廷敷奏施行無使異日天下誦之國史書

之曰守臣撻遜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得之復為備申都省府尹聞乃上章待罪其自辯訴甚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御林琰監察御史徐宏鄭昭先共議牒府第云請照會士人所陳遜一行遣無為具文招惹詞訴而已及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夔以為不分明指定雷列具呈遂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乞將師夔罷黜獄吏決配執政知士論不可遏丁亥晝旨府尹放

罷戊子詔獄官放罷二吏送浙漕司從杖一百斷勒永不收叙而二人無所處分武再與三學官連銜申乞罷黜己丑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安職士人歸學庚寅陳武曾準皆供職辛卯省劄令更切曉諭諸生歸齋壬辰靖之乃趨學與武準面諭諸生而諸生之意未已監丞孫杓博士臧辛伯皆稱疾不入詔予告一日十二月丁巳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各安職守又劄臨安府今後兩學士人或因公事合行追會先當申

國子監候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復詣檢鼓院進狀
庚申學官連銜再乞罷黜武又面見執政求去後六
日乃有是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暫兼國子監祭酒劉爚自浙西提刑召為國子司
業王柟自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除將作監兼知臨
安府丁夘準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靖之與太社
令陳貴誼兩易趙書復引疾求去章再上不許而祠
出知漢陽軍辛伯添差通判鎮江府凡紛紛踰月乃

定既而博士林瑑亦求去四年正月乙未除知興化軍二月丙子復有旨趙書兼詳定勑令官閏月甲申朔陳武兼秘書少監武閒二士被撻以足頓地曰辱我同舍又語人曰趙書可罪武諭乃劉左史之子宜有家法趙書既為諸生所攻明年竟以事奉祠而去不復再入矣　御史臺奏臣等近據武學生周源等狀訴柯子冲盧德宣為臨安府夏楚庭辱事本臺繼牒本府照會士人所陳事理逐一行遣無致具文引

慫詞訴據本府申因鍾明違法立約倚當張沂田產
内得錢經營闕鄧案内追到元經營人府學生梁子
卓武學生柯子冲盧德宣等已據各人供招委有交
涉本府照條定斷一時書判從輕闊略其推吏戴安
禮等鹵莽不照體例分別致將柯子冲盧德宣與府
學生梁子卓同行夏楚繼而本府舉覺係司理趙師
夔對移錢塘縣丞戴安禮斷勒沈譙勘斷照得上件
事趙師夔身為勘官自合分明指定武學各有所屬

令乃雷列具陳遂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况士
子所陳非係重囚司理院却用第一等枷戴一囚帽
可見獄官縱吏違法故將士類凌蔑特將司理趙師
夔罷黜人吏戴安禮沈謙決配施行伏候勅旨
是日李元礪就擒
元礪欲圖羅世傳而先為世傳所縛其徒就執者二
十有八人於是江南湖南二帥司皆言十二月十一
日大戰於秋平野當日巳時生擒元礪而湖南又言

本司不敢爭奪已解赴江西安撫司矣奏未至會鎮江都統制畢再遇朝歸以是月壬申内引朝論欲遣再遇討之未決明年正月江西奏呈乃命王簡卿同許俊召募土人識認元礪正身訖照條盡法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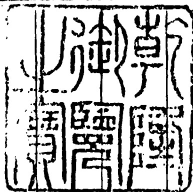
辛巳黎州青羌㕜失索降

努兒結以乾道九年之春盜邊淳熈十一年之秋歸漢十二年之春被縛努兒結之弟三開以十四年之秋復讐三開之弟失落盤以十五年之夏納欵努兒

結之子曳失索以慶元元年之春再為報復之事至是冬納欵始終凡三十六年云

是歲賑諸州大水

臨安紹興府嚴衢州大水賑之仍免其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三

寧宗

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敘州蠻攻陷利店寨

馬湖夷都蠻攻嘉定府犍為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爨昆明之别種也其地在梁為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攢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後分為東西焉西爨之地在唐為殷案宋史殷作商蓋避廟諱改

馴騁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寳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始市馬其後又以木板来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糧深入為之傭鋸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言為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亦敘州徼外蠻西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三

寧宗

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叙州蠻攻陷利店寨

馬湖夷都蠻攻嘉定府犍為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爨昆明之别種也其地在梁為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瓚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後分為東西焉西爨之地在唐為殷案宋史殷作商蓋避廟諱改

馴騁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寳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始市馬其後又以木板来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糧深入為之傭鋸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言為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亦敘州徼外蠻西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

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商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犍為管下二寨名案宋史作北近犍為之沐川賴因砦西北接敘州之宜賓凡蠻之地仰給者七村曰胡盥或曰會筵曰黎溪或曰泥溪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潤或曰普潤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氈椎髻而比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胡盥黎溪平夷三村兩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敘州泝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

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天池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里遵陸距利店沐川賴因龍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天聖間屢來寇掠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侵耕夷人山垻名賴因庄夷人訴之事聞有旨以其地歸董蠻既而寨民私賂之以償其侵地歲為紬三百匹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每歲至賴因謂之索稅其後稅頗增寨

人亦厭苦之紹興末虛恨蠻犯龍蓬寨隆興初夷都
蠻復寇賴因詔用馮當可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經
制之當可築堡於龍蓬而伐箐於頼因以為戰地多
儲蓄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
土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
之常不即省歲除之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
見火滿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狀白犍為縣未達而蠻
已大入或曰蠻始欲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聞

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段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遣之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憑髙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臠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卒胡慶者俾持

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商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犍為管下二寨名案宋史作北近犍為之沐川賴因砦）西北接敘州之宜賓凡蠻之地仰給者七村曰胡鹽（或曰會筵）曰黎溪（或曰泥溪）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潤（或曰普潤）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氈椎髻而比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胡鹽黎溪平夷三村兩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敘州泝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

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天池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里遵陸距利店沐川賴因龍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天聖間屢來寇掠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侵耕夷人山埧名賴因庄夷人訴之事聞有旨以其地歸董蠻既而寨民私賂之以償其侵地歲為紬三百匹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每歲至賴因謂之索稅其後稅頗增寨

人亦厭苦之紹興末虛恨蠻犯龍蓬寨隆興初夷都蠻復寇賴因詔用馮當可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經制之當可築堡於龍蓬而伐箐於賴因以為戰地多儲蓄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土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之常不即省歲除之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見火滿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狀白犍為縣未達而蠻已大入或曰蠻始欲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聞

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段松悉
寨丁七十餘人遣之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其寨寨
地勢低蠻人憑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
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
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臠割而
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
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
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卒胡慶者俾持

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申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償犒稅之故其後蠻人爲招安將言初以敘州負其板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師翁者謂始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化簿昌元封壽源嘗爲古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警在嘉而不在敘蓋一軍屯安邊一軍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間皆宣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遽踐吾境惟賴因中鎮地平而

近且蠻以索稅為詞往来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不如意則冦輙随之矣至是果如所料

甲辰以四川鹽擔錢對減激賞絹一年

丙午詔安集残破諸州

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践者監司守臣考縣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誅李元礪

王簡卿時已械送元礪赴都既被命遂就磔于吉州

壬戌羅世傳補官

池州副都統許俊復言世傳生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乞加官詔授世傳武翼郎閤門祗候四月丙午賜黒風峒名効忠錫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為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簡卿遣吏迓之世傳疑不出

丙子雪

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税

閏二月丁未大風

辛未配贓吏

濠州推官鄭宰鍾離縣尉王御犯贓除名刺面配真州池州

詔恪守賑恤令

諸路帥守監司守令恪守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

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申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
償犒稅之故其後蠻人為招安將言初以敘州負其
板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師翁者謂始
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
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化簿昌元
封壽源嘗為古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警在嘉而不
在敘蓋一軍屯安邊一軍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間
皆宣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遽踐吾境惟賴因中鎮地平而

近且蠻以索稅為詞往来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不如意則寇輙随之矣至是果如所料

甲辰以四川鹽擔錢對減激賞絹一年

丙午詔安集残破諸州

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践者監司守臣考縣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誅李元礪

王簡卿時已械送元礪赴都既被命遂就磔于吉州

壬戌羅世傳補官

池州副都統許俊復言世傳生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乞加官詔授世傳武翼郎閤門祗候四月丙午賜黒風峒名效忠錫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為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蒲卿遣吏迓之世傳疑不出

丙子雪

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税

閏二月丁未大風

辛未配贓吏

濠州推官鄭宰鍾離縣尉王御犯贓除名刺面配真州池州

詔恪守賑恤令

諸路帥守監司守令恪守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

己未命臨安府賑給病民賜棺錢　四月戊申出内
庫錢瘞疫死貧民
丙子劉世雄伏誅
世雄為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為亂事覺伏誅
辛巳敘州蠻犯籠鳩堡
本路帥黄疇若伯庸調移屯西兵二百戍犍為縣朝
廷聞之四月已丑除知崇慶府李壆季允本路提點
刑獄

是春夏國叛金

夏人數為塔坦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塔坦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金人亦為塔坦所擾勢益衰夏國遂叛改元光定

夏四月甲申禁科折鹽酒

行下兩浙福建州縣

四川闕外旱

己丑詔以吳曦沒官田租為闕外四州及旱傷州縣

代輸秋稅

禁諸軍虛數冒請

聽自首違者重坐之

是月四川置安邊司

安觀文丙時為制置大使乃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

俾李𡌴李允與許奕子然共領焉始議猶欲招安而

蠻人玩狎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李允謂然

而許成子在瀘南以謂曠日持久不如招納之利持

論不同由是久不决會叙南邊吏獲蠻人數十以告鞫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三人焉成子榜境上諭蠻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来吾即歸三人者金帛不問也又遣諜入蠻中怵以利害無幾何蠻以印狀来願盡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互掐之蠻中悔於是季允移檄願得三狄人成子曰如此則吾為失信蠻禍必嫁於瀘不許已而大使又以為言成子曰吾知權利害為生靈計耳即移書以鬼章事報之僚吏或請

進兵成子折之因以議不合求罷改知夔州始李允
聲言某日以兵出塞蠻頗憚之會東帥司揭榜敘州
境上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決無深入之理仰
邊民安業毋得驚擾蠻人見之知西路揚聲紿已益
無所憚
五月戊辰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趙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
出身有差　眉人史公亮原缺天應援李僑故事請掛

冠詔並循從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昂李僑及公亮天應四人而已

六月丁亥余嵘使金不至而復

時金為塔坦所攻道不通故也　塔坦蓋鞑鞨之後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並入渤海惟黑

水完彊及渤海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陰山者自號爲塔坦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李繼遷叛命遂絶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塔坦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塔坦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

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
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塔坦塔坦得之
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彊方金人盛時入貢金人置
東北招討使以統隷之衛王既立塔坦特穆津始叛
自稱青吉斯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踐而不能有也
又有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
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
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

進兵成子折之因以議不合求罷改知夔州始李允
聲言某日以兵出塞蠻頗憚之會東帥司揭榜叙州
境上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決無深入之理仰
邊民安業毋得驚擾蠻人見之知西路揚聲紿已益
無所憚
五月戊辰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趙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
出身有差　眉人史公亮原缺天應援李僑故事請掛

冠詔並循從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昂李僑及公亮天應四人而已

六月丁亥余嶸使金不至而復

時金為塔坦所攻道不通故也　塔坦蓋靺鞨之後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並入渤海惟黑

水完疆及渤海盛韃靼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陰山者自號為塔坦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李繼遷叛命遂絶不通因為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塔坦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塔坦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

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彊方金人盛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塔坦特穆津始叛自稱青吉斯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踐而不能有也

又有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

年宗弼即烏珠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僣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時與塔坦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塔坦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塔稱之然二部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古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隷塔坦西夏蒙古所據蓋烏

奇邁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塔坦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為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為氊帳擇便利水草而居馬無耕織製皮為裘以牛羊為糧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生塔坦者又有白黑之別今特穆津乃黑塔坦也與白塔坦皆臣屬於金每歲

其王自至金界貢場親行進奏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塔坦王舒舒之弟弒其兄而自立舒舒之子博斯巴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户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舒舒之弟至環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博斯巴為王遣還國始博斯巴在黑水千户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璟不從博斯巴怨怒畔歸黑塔坦以此益彊漸併諸族地遂起兵

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嘉定四年塔坦主特穆津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金之糺軍有詣塔坦告其事者塔坦疑未信言者再至塔坦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是秋塔坦始叛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

癸卯廢江西敢死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年宗弼即烏珠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時與塔坦並為邊患其来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塔坦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塔稱之然二部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古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塔坦西夏蒙古所據蓋烏

奇邁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塔坦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為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為氊帳擇便利水草而居焉無耕織製皮為裘以牛羊為糧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生塔坦者又有白黑之别今特穆津乃黑塔坦也與白塔坦皆臣屬於金每歲

其王自至金界貢場親行進奏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塔坦王舒舒之弟弑其兄而自立舒舒之子博斯巴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户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舒舒之弟至環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博斯巴為王遣還國始博斯巴在黑水千户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璟不從博斯巴怨怒畔歸黑塔坦以此益彊漸併諸族地遂起兵

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嘉定四年塔坦主特穆津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金之糺軍有詣塔坦告其事者塔坦疑未信言者再至塔坦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是秋塔坦始叛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

癸卯廢江西敢死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八月辛丑雷

九月辛酉叙州蠻冦邊

先是蠻人以黄紙作牒遺嘉州其語殊倨末有故兹詔示之語安邊司俾寨官却之既而提刑司令寨官諭以先歸所掠漢人而蠻書答云所掠止是婦女三十餘人近悉有娠須產畢乃可送其侮慢如此至是蠻人又犯叙州至宣化之二十里李亶怒守臣史師道應報安邊司文書稽緩而許成子稍玭之史本大

使所薦至是劾之鐫二秩罷歸

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

其徒胡有功殺之以降詔以世傳官授之黑風峒為

盜凡三年聲揺吳蜀至是就擒人皆相慶焉

七年五月詔條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

甲辰申儆邊備

以金為塔坦所攻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癸丑賞平峒冦功

甲戌申嚴諸軍陞差制

十二月癸未體訪會子價

以會子折閲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紹興初東南餉軍止用見緡是時冦盜充斥軍費夥矣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良臣𥩟行在會子于時王珏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

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咎端自錢王兩人始至于曽懐沮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

是月竄張鎡

坐扇摇國本除名象州覊管

真德秀輪對

德秀為著作佐郎因輪對論災異曰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

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禄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悚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歲以来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

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

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廼疊見於清臺之奏謂

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

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

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

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

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邪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

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監陛下誠能守兢業之

志防慢易之私孜孜履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出而有退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間者内庭屢建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古人所謂天有

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
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
闕失推行恵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徵格
於上矣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
著為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
曰忠壯旌誅吳曦之功也

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禄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悚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歳以来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

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

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廼疊見於清臺之奏謂

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

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

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

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

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邪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

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監陛下誠能守兢業之

志防慢易之私孜孜履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出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間者内庭屢建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古人所謂天有

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
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
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徵格
於上矣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
著為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
曰忠壯旌誅吳曦之功也

二月壬午罷借補官

去年七月詔軍興以來爵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至是復詔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官

三月庚戌敘州蠻酋米在降

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領兵甲事至是大使司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嘉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

知樞密院惇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書
填廸功郎告予之調綿谷尉又鎖廳請文觧又試中
大法又為銓試第一名辟提刑司檢法兼制置大使
司屬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土丁斷小酋
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酋米在據羊山江之水
囤堅不肯降囤在峻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濤深人
不可涉大使聞之移書李𡌴曰但聲言伐木造舟攻
其水囤則米在自降矣𡌴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肯

受盟邊吏遣土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令其徒數十詣寨納降安邊司盡以十二年稅犒與之米在以墮馬為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大使安丙轉三官為通奉大夫黄疇若轉一官李壆進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疑入粟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詣軍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獻策復闗表四郡便宜補官乞依任子例

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伯恕已赴類省試合格矣或曰所謂投降九百人者本吾邊民皆為人傭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諭之曰節制且來汝曹當詣馬前聲喏邊民從之招安將謂衆曰此降羌也即以三百人送長寧軍廵檢官養濟後又以三百人益之廵檢者每人日飯一溢米既又不能賙䘏多餓死餘四百人蓋莫知所終邊上舊有平戎莊地極膏腴久為勢家所擅李埴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

客近四百家以為主丁因食其地至今不廢田租二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

久雨

戊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囚

丙子申嚴捕盜改官法

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治

諸路坑治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之

十月遣使弔祭

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

役滿復輸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庚申賞降叙州蠻功

詳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

避殿減膳

輪對上奏曰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盖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

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浹旬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畀宮菲食為難況於畏威

客近四百家以為土丁因食其地至今不廢田租二
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
久雨
戊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囚
丙子申嚴捕盜改官法
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冶
諸路坑冶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之

十月遣使弔祭

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

役滿復輸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庚申賞降叙州蠻功

詳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

避殿減膳

輪對上奏曰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夘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葢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

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浹旬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畀宫菲食為難況於畏威

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强苟塞已責徒掩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况於天乎廼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知聞故相距纔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臣願陛下内揆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安養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實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

八月命左右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寃抑者罪之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續編中興禮書成

有司上進

庚戌遵義寨蠻楊焕来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脚井鹽

在多悦者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棧閉至是多悦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遣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責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皆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

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乏可以大使司而為京確所不為乎失之矣七年大使司結局十一月罷所開鹽井

冬十月辛巳詔舉將帥

詔諸路摠領官歲舉可為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

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偕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强苟塞已責徒掩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知聞故相距纔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臣願陛下内揆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安養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實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

八月命左右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冤抑者罪之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續編中興禮書成

有司上進

庚戌遵義寨蠻楊煥來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脚井鹽

在多悅者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棧閉至是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遣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責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皆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

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乏可以大使司而爲京確所不爲乎失之矣七年大使司結局十一月罷所開鹽井

冬十月辛巳詔舉將帥

詔諸路揔領官歲舉可為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

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見嘉泰元年正月庚午下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乙丑再蠲濠州稅

一年

壬戌蠲横增稅額

詔諸路轉運使參攷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横積之數

是冬王釜請收兑舊會

釜為湖廣總領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遥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後時人情洶洶市皆扃肆怨嗟盈路劉光祖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光祖復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於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兌舊會凡

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

嘉定六年癸酉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薨

詔舉才

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吏部條法總類成

有司上進

丁亥雪

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

著為令

三月癸亥樓鑰罷

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

仍命雜流進納人毋得試

五月不雨

丁卯命大理三衙臨安府釋繫囚

丁卯措置四川支移錢物

命四川諸州措置上于尚書省

戊辰修寬恤詔令

自慶元六年以来者

六月乙亥詔比較諸州未決訟

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丁丑董居誼使金不至而復
以金國亂故
丁亥復臧否法
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
丙申詔舉將帥
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為將帥者二三人
秋八月己巳朔詔舉所部官吏
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才行卓絶績用彰著者

庚午田宗範謀作亂平之

宗範知思州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是月金人弒其主允濟豐王珣立

珣者金主雍之孫太子允恭之長子也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緑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也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屬于遼完顏之始祖堪布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

真推為首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固達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固達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固達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歲次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十二月阿固達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銀帛五十萬匹兩貨一百萬緡而請燕薊六州之地阿固達許之其五

月乙丑阿固達卒在位六年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固達有八子不立而立其弟晟所謂烏奇邁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天祚為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遂圍京師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固達之孫亶蓋阿固達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粘宋國王宗秀小名固倫亶之世領三省事次曰許王宗傑即引兵陷京

師者斡里雅布也晟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者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曰宗浚阿固達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鄂勒歡亶之世為右副元帥後其子褎立改其名曰宗堯號曰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所謂烏珠也亶之世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為都元帥亮篡立殺之烏奇邁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亶之世領三省事為亶所殺次曰兖國王宗雋小名富勒呼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三人亦為亶所殺次曰沂王宗賢亶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

亮時判大宗正事 次曰代王宗懿 亮時為東京留守 次曰晉國王宗本 亮時為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為亮所殺 阿固達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蓋阿固達從兄之子 其祖曰哈哈乃阿固達伯父 所謂國相尼瑪哈也 晟之世為左副元帥 亶之世領三省事 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固達之疏族於屬為子即所謂烏舍也 亶之世為丞相誅死 又其次曰魯國王昌乃阿固達之從弟所謂達蘭也 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 又其次曰羅索 晟之世為陝西諸路先鋒都統 曰薩里罕 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

皆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尼瑪哈罷兵柄憤悒而亡烏舍及達蘭薩里罕以次受誅而旻晟子孫勦戮殆盡亶初立猶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弑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在位十五年）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

月乙丑阿固達卒（在位六年）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固達有八子不立而立其弟晟所謂烏奇邁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天祚為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遂圍京師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固達之孫亶葢阿固達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固倫亶之世領三省事）次曰許王宗傑即引兵陷京

師者斡里雅布也晟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者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曰宗浚阿固達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鄂勒歡亶之世為右副元帥後其子褎立改其名曰宗堯號曰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所謂烏珠也亶之世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為都元帥亮篡立殺之烏奇邁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亶之世領三省事為亶所殺次曰兗國王宗雋小名當勒呼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三人亦為亶所殺次曰沂王宗賢亶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

亮時判大宗正事　次曰代王宗懿亮時為東京留守　次曰晉國王宗本亮時為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為亮所殺　阿固達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蓋阿固達從兄之子其祖曰哈哈乃阿固達伯父　所謂國相尼瑪哈也晟之世為左副元帥亶之世領三省事　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固達之疏族於屬為子即所謂烏舍也亶之世為左丞相誅死　又其次曰魯國王昌乃阿固達之從弟所謂達蘭也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　又其次曰羅索晟之世為陝西諸路先鋒都統　曰薩里罕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

旹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尼瑪哈罷兵柄憤悒而亡烏舍及達蘭薩里罕以次受誅而旻晟子孫勦戮殆盡亶初立猶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弒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在位十五年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

京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侵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褎為帝諸將聞之弑亮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謚曰煬褎亦旻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淳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人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為太子蚤死（淳熙十二年夏）所謂顯宗也（璟立追尊之）次曰鄭王允蹈（於次）

為第六璟之世為武定軍節度使誅死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為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其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為太孫大定盡二十九年而雍卒淳熙十六年正月癸己也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雍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璟亦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璟召鄭王殺之紹熙四年十一月

鄭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璟所嬖内侍李黄門者傳璟遺令與尚書右丞薩木蘇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真定拜薩木蘇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申改崇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黒塔坦進奉見其王特穆津桀傲不遜恐為邊

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本朝嘉定四年春三月塔坦入貢允濟遣衆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金之糺軍有詣塔坦告其事者塔坦遣人伺之得實遂遷延不進秋七月丁酉夜金軍猝至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特穆津選精騎三千馳突金軍亂特穆津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

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塔兵至翠平口金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兵又大敗十月塔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春正月塔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開封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敵殺其兵數百塔兵不敢進問所

俘鄉民此軍有幾何鄉民紿之曰二十萬塔坦懼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塔坦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顔福興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赫舍哩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戊子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議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

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篤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閼西大漢軍都統完顔善延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延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延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為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

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和卓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之遥呼曰聖主令臣何往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邀其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妻子囚於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譚扎瑪以御寶付之甲午夜執中遣内侍李監丞者弑允濟于其府九月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于道遂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

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塔兵至翠平口金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兵又大敗十月塔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春正月塔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開封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敵殺其兵數百塔兵不敢進問所

俘鄉民此軍有幾何鄉民紿之曰二十萬塔坦懼遂
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塔坦復至山後
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赫舍
哩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戊子
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
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
以誅南平為名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議事手
刃殺之宫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

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鴐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闕西大漢軍都統完顔善延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延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延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為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

户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和卓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之遥呼曰聖主令臣何往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邀其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妻子囚於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譚扎瑪以御寶付之甲午夜執中遣内侍李監丞者弒允濟于其府九月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于道遂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

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省事封澤王塔兵
至紫荆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
乃聚兵擊之塔坦破涿易至皂河之西欲渡橋執中
方病足乘車督戰塔坦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
能出遣左監軍果懃齊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
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
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果懃齊出戰自夕至曉忽北
風大作吹石揚砂不能舉目塔坦乘風縱火馳擊之

果勒齊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也珣以果勒齊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弒逆之人殺之於是塔坦主特穆津留其大酋薩木哈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塔坦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遇者蔚州吏伯林者集寧縣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

兵上城守禦塔坦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

九月甲辰蠲京湖逋負

諸州逋負所蠲二十萬緡有奇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至是諫官鄭景紹言部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資序人為之

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

丙戌詔謹邊備

以金主新立為塔坦所攻詔四川謹邊備

己丑詔賑恤旱傷

時湖北旱傷詔監司守令賑恤

癸巳雷

乙未大雷

甲午上仙源類譜

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

皇帝玉牒會要

丙申下罪己詔

以雷故也詔曰朕欽若天命矜愛元元夙夜靡寧惟恐有闕乃後九月氣已屬冬雷未收聲將以警朕惕若祗懼祗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庸副朕躬仰承天戒焉　史彌遠請罷政不許

冬十月丁酉朔申嚴互送禁

戊申真德秀使金不至而復

庚戌李埴使亦不至以金國亂故也

十一月癸未虛恨蠻寇中鎮寨

虛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羊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為邊害乍降乍叛嘉泰二年夏其都王崖烈者始款中鎮請五年犒物自慶元四年以来者刻石作誓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来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

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級其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師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徑犯師院平十月又犯龍蓬堡寨將馬櫄知不可遏乃遣人與之打話陳謙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聽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未給犒間馬櫄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去櫄伺其出塞俾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壯二等三

十二人嘉泰四年正月丁亥頫以功補進義校尉開禧二年蠻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去年夏李壘來司臬事屢招徠之蠻人終不至至是憲使楊伯昌郡守任處厚方會飲坐中有土丁二人馳報蠻人六七欵塞願受犒且納蠻刀為信寨已給降旗矣或曰此詐也翌日再得報蠻近寨者已六十餘人午後乃得報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頫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驍勇可用不必濟

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

皇帝玉牒會要

丙申下罪己詔

以雷故也詔曰朕欽若天命矜愛元元夙夜靡寧惟

恐有闕乃後九月氣已屬冬雷未收聲將以警朕惕

若祇懼祇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

庸副朕躬仰承天戒焉　史彌遠請罷政不許

冬十月丁酉朔申嚴互送禁

戊申真德秀使金不至而復

庚戌李真使亦不至以金國亂故也

十一月癸未虛恨蠻寇中鎮寨

虛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羊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為邊害乍降乍叛嘉泰二年夏其都王崖烈者始款中鎮請五年犒物自慶元四年以来者刻石作誓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来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

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級其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師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徑犯師院平十月又犯龍蓬堡寨將馬櫄知不可遏乃遣人與之打話陳謙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聽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未給犒間馬櫄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去櫄伺其出塞俾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壯二等三

十二人嘉泰四年正月丁亥櫝以功補進義校尉開禧二年蠻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去年夏李壟来司臬事屢招徠之蠻人終不至至是憲使楊伯昌郡守任處厚方會飲坐中有土丁二人馳報蠻人六七欵塞願受犒且納蠻刀為信寨已給降旗矣或曰此詐也翌日再得報蠻近寨者已六十餘人午後乃得報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櫝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驍勇可用不必濟

師時知縣事宋大椿尉史子申適皆沿檄以出在邑者惟主簿一人以累舉得官通攝其事外傳蠻人近塞者實六七百餘人頹所言非實也丁亥得報蠻人犯硬寨殺土丁一人掠二十五人而去乙未日得報蠻人復歸巢穴時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昌嘗守黎州以信厚為諸蠻所服邛部川因往來為之傳導

十二月壬寅蠲瓊州丁鹽錢

是歲兩浙大水

賑之